

狩猎

3

藏北鹰坟

李达◎著

为您揭开隐藏在丛林之中的秘密

30年前，一支由“死人”组建的勘探队进入杀龙岭，
中国隐藏了数千年的终极秘密首次拉开大幕。
一批神秘猎人在大山水泽、草莽泥淖中破解诅咒，寻找野兽和财宝。

狩猎③

藏北鹰坟

李达◎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狩猎. 3, 藏北鹰坟 / 李达著. — 太原 : 山西人民出版社, 2015. 5

ISBN 978-7-203-09024-3

I. ①狩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074207号

狩猎 3: 藏北鹰坟

著 者: 李 达

责任编辑: 吕绘元

装帧设计: 刘红刚

出 版 者: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·山西人民出版社

地 址: 太原市建设南路21号

邮 编: 030012

发行营销: 0351—4922220 4955996 4956039

0351—4922127 (传真) 4956038 (邮购)

E—mail: sxskcb@163.com 发行部 sxskcb@126.com 总编室

网 址: www.sxskcb.com

经 销 者: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·山西人民出版社

承 印 厂: 北京雷杰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00mm×1000mm 1/16

印 张: 16.25

字 数: 272千字

印 数: 1—10000册

版 次: 2015年7月 第1版

印 次: 2015年7月 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203-09024-3

定 价: 29.8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001

第一章
小马被巨鹰抓走了

她说：“我是真相信妖怪存在的。我也请教过一些老师傅，他们都说，这个世界上是存在妖怪的。佛祖说过，凡是有七窍者，皆可修行，所以好多动物都修成妖怪了。”

015

第二章
小舅五年前邮寄的特慢专递

本以为，昨晚的事情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小插曲，却没想到，第二天我们醒来，就发现床头柜上插着一把匕首，匕首下扎着一张A4打印纸，纸上写了几个大字：“赶紧离开西藏！”

028

第三章
世界上最危险的路

最可怕、最倒霉的，就是大雾天在大山里开夜车，像咱们这样，几乎十次有九次会撞到邪，什么鬼打墙啊、鬼娶亲啊、阴兵借道啊，多多少少都听说过，也遇到过。

049

第四章
十万恶鬼哭，藏北鹰坟破

秃子也走下来，撒了一泡尿，他蹲在地上看了看，突然脸色大变：“不好，这是鬼湖！”

070

第五章
终极到底是什么

她见我醒来了，啪一下站起来，迈着军人一样的步子走过来，微笑着伸出了手：“好久不见，让我们重新认识一下吧，萨仁格日勒，蒙古族，汉族名字姬小兔。”

110 | 第六章 山魃，最后一个陪伴我的人

刚想说点什么，山魃却打断了我，认真地说：“小七，你到现在还没有明白吗？你不可能走出藏北鹰坟了。”

130 | 第七章 一只像房子那么大的巨鹰

瞎子有些恼火，骂道：“你小子懂个屁！你知道这底下是什么？这是藏北鹰坟，巨鹰的坟地！古代传说，格萨尔王就是在这里杀死了一只一座房子那么大的巨鹰！”

151 | 第八章 通往地狱的入口

我突然发现那个戴着草帽的老鬼佝偻着背站在我身前，直勾勾地看着我。

176 | 第九章 鬼脸阎王，怒血龙王

天哪，在藏北鹰坟这种超神秘恐怖的地方，在密密麻麻人鹰守护的地下深渊中，在那只像房子一般大的巨鹰守护的藏北鹰坟最核心的地方，竟然关了一个人！

206 | 第十章 白袍少年

白袍少年先动了，他头上一缕长发落到了地上，接着额头出现了一道清晰的血痕，一滴血落在了地上，第二滴，第三滴，滴滴答答落在了地上。

238 | 第十一章 小马的秘密

小马，那个我一直相信的小马，那个陪我去过澜沧蛇窟的小马，那个毅然来藏北鹰坟救我的小马，身上竟然长满了鱼鳞！

小马被巨鹰抓走了

在我们从老挝回西双版纳的路上，小马突然打来电话，说姬小免终于知道三十年前的秘密了。

说到这里，电话突然断了，让我陷入了迷茫中。

三十年前，又是三十年前！

三十年前，一支神秘的勘探队进入了大兴安岭，只有我姥爷一个人走了出来。后来小舅被一个香港老板收养，最后创建了神秘的猎场。

景老说，他是在三十年前捕捉的大蛇王，并逼迫它和人类签下了一个神秘盟约。按照盟约，大蛇王让湄公河两岸的野兽开辟一条秘密路线，帮助人类运送物资。而人类，则在老挝设立神山，种植罂粟、大麻，派人秘密守护，并将死人的肉体供奉给大蛇。

小马的父亲也是在三十年前失踪的，也和我们遇到的一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

三十年前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！

不仅是三十年前，就是这次在湄公蛇窟的遭遇，也有许多问题让我想不明白。

首先是景老。

他说，他与蛇沟通的能力没有什么特别的，就是因为他们家族世代和蛇相处，

接触久了，渐渐就能理解对方话里的意思了。

要是这么说，那山魈与狼沟通的能力、姬小兔的姥姥与狼沟通的能力又是怎么回事呢？还有，景老说，我们在大兴安岭捡到的旱烟袋是他的，那和旱烟袋在一起的铁牌子又跟他有什么关系呢？把我们逼进蛇窟的人，和大兴安岭那拨人是同一伙人吗？

景老家那张小舅和他的合影又是怎么回事？那个站在大蛇王背上的照片又是怎么回事？还有景老说的那几个大家族？山魈为何要向景老致敬，景老为何对他理也不理？

我不知道。

在这个世界上活了二十多年，我一直过着波澜不惊的生活，读书工作，收皮子卖皮子，偶尔和瞎子他们扯扯淡，生活苍白得像一张白纸，怎么也没想到，会经历这些错综复杂、离奇古怪的冒险。

我相信，在这些事件背后，一定有一只巨大的黑手秘密操纵着一切，那就不是我所能知道的事情了。

我也越来越担心小舅。

他分明已经卷入了这个巨大的迷局中，甚至已经深入到了秘密的核心，他这次仓促出走，一定和这些有关系。

本来想给母亲打个电话，问问小舅和姥爷当年的事情，又想起小舅的嘱咐，犹豫了半天，我把电话拿起又放下，最终还是没有打。

之后的事情，就没什么好说的了。

到了西双版纳，我们先去了医院，结结实实扎了几针，又在那儿休整了几天。小马还有一些事情要处理，我就和瞎子带着小和尚先回了北京。

起名时，赵大瞎子差点跟我拼命，说自己没儿子，小和尚以后就是他儿子，死活让小和尚跟他姓，还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：赵东北。

到了北京，赵大瞎子执意先带小和尚去猎场，我就打了辆车直奔前门。

望着熟悉的四合院，心里有些黯然，紧接着就剧烈地跳动起来，我拿出钥匙开门，插了好几次才捅开。

推开门，我直奔院子，却发现院子里空荡荡的，孤零零的树下只剩下了一把藤椅。

我一下子愣在了那里，眼泪都要掉下来了，坚持了那么久，难道一切还是空吗？！

我狠狠一拳砸在树干上，疼得眼泪都流了出来，脑子里一片空白，几乎站都站不住了。

正伤心，突然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：“哎，哎，是小七爷，咱家小七爷回来啦！”

扭过头一看，马三头上盖着一个瓜皮帽，肩上搭着一条毛巾，一脸贱兮兮的表情，朝我挤眉弄眼。

我刚想破口大骂，却发现他猛地转过身子，露出了身后的人。

“好久不见呀，小七爷！”姬小免微微欠了欠身子，微笑看着我。

“姬……姬……姬小免！”我吃惊得简直说不出来话，“你，你……你，去哪儿了？我以为……以为……你……”

姬小免露出了狡黠的笑容：“以为什么？失踪了？还是被人诱拐了？还是变成了一个南瓜？”

“什么南瓜？”我有点搞不懂。

“就是大傻瓜呀，笨蛋！”她咯咯地笑了起来。

姬小免就这样神秘地恢复了，就像她当年神秘失忆一样。

恢复正常的她非常干练，不仅将铺子里的生意处理得妥妥当当，而且是做家务的一把好手，彻底让马三跪倒在了她的石榴裙下，鞍前马后跑着，一口一个老板娘叫着，嘴里甜得像抹了蜜。

我也乐得做一个甩手掌柜，每天背着手，在铺子里转一转，喝喝茶，逗逗鸟，跟客人聊聊天，像以前的东家一样轻松。

不过，我心里隐隐有种感觉：总觉得这个姬小免和原来的那个有一点点不同。

尽管她还是像以前一样，活泼直爽，有时候爱发点小脾气，耍点小聪明，分明就是那个我第一次见到的姬小免。

但是，我始终觉得她还是和以前有点不一样，说不清，道不明，只是一种感觉。

我也偷偷问过马三，当时那个电话到底是什么意思。

马三解释说，他正给我打着电话，姬小免就闯进来了，又恢复了正常，像个没事人一样，他也就没敢再继续给我打了。

我问他，那三十年前的事情到底是咋回事，姬小免有没有说。

马三摇摇头，说从那以后再也没有提过这件事情，他也不敢问。

日子一天天过去了。

小舅，或者说原来的东家还没有回来。

他就这么悄无声息地失踪了，带着以前跟随他的那些人，走得干干净净，仿佛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么一个人。

东家虽然离开了，但皮货铺和猎场依旧经营着，并没有受多大影响。

也许他早有准备，一开始就把皮货铺和猎场从他的生意中剥离出去了，算是两个比较干净的产业，才能在剧变中不被波及。

不过，我和瞎子都认为，东家是一个掌控力非常强的人，无论做什么都提前运筹帷幄，胸有成竹，上次那么慌张地离去，说明某些事情已经失去了控制，必须他亲自去处理才行。

这也正是我所担心的，但除了等待，我们没有任何办法。

这些天，小马也处理完了老家的事，带着妹妹来了北京。

他妹妹叫娟子，是小马在流浪中收养的，感情很深。她是个淳朴羞怯的姑娘，脸红红的，一直低着头，偷偷看我。

我本来建议让他们留在铺子里，这边好歹算市区，出去玩玩也方便。不过娟子看见姬小兔后，死活不愿意住在铺子里，只好让瞎子带他们去了猎场。

没想到，小马去了猎场后，倒起了大作用。

用瞎子的话说，猎场那帮糙老爷，打猎还行，忽悠人就怂了，自己报了个成本价，还心虚得要死，像占了别人天大的便宜。

现在小马来了，就好啦！这小马，铁公鸡，金算盘，在忽悠人领域，简直就是游刃有余，又建议猎场跟旅行社合作，结果一车车的游客被拉到这里，猎场的生意一下子好了起来。

至于娟子，那就不用问了，那水灵灵的小姑娘，心灵手巧，人见人爱，自从她去了以后，连看猎场的老大爷都年轻了几岁。

皮货铺的生意也越来越好，马三已经明说暗示了好几次，让我给他涨工资，我让他跟老板娘谈去。

虽然姬小兔是老板娘，可是实际上跟我这个“老板”没啥关系。

这几个月来，她一直对我不冷不热的，偶尔开开玩笑，大多数时间还是在忙铺子的事，一天下来，也就吃饭的时候才能看见人。

我有些怀疑，她像是故意用忙碌来遮掩着什么。

.....

日子一天一天过去了，平静且安稳。

但是这平静极不正常，就像风暴来临前短暂的安宁，待风暴一来，立刻会掀起滔天巨浪。

风暴很快来了。

小马失踪了。

他失踪得非常神秘。他失踪时，赵大瞎子、娟子就在他身旁，前后不超过一分钟，一个大活人就这么硬生生地消失了，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，说出来几乎没人能相信。

那是他来北京一个月后，赵大瞎子突然带着娟子跑到我这儿，说小马被鬼抓了。

我吓了一跳，这青天白日的，鬼还能出来抓人？！

我让他们先坐下，又让他们喝了一壶凉茶，详细一问，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了。

赵大瞎子说，小马和娟子去猎场后，一直埋头干活，他过意不去，老想带他们出去逛逛，什么故宫、颐和园、长城啥的，结果小马这个倔种，好说歹说，他就是不去！

好不容易，小马像是突然开了窍，说想出去走走，去雍和宫给父母烧香祈福。

瞎子打听了一下，就爽快地同意了。

雍和宫外，就是京城最有名的美食街簋街，等烧完香，就去簋街的“接头暗号”吃“麻小”、牛蛙，烤大腰子，让他们尝尝京城的美食！

第二天，瞎子从猎场调了一辆车，带他们兄妹和小和尚去了雍和宫。

雍和宫是座藏传佛教寺院，香火极盛，每天都有不少香客特地从西藏、青海、四川等地赶来，叩头礼拜，周末人更是多，整座寺院被挤成了一锅饺子。

这雍和宫烧香有讲究，叫作“见佛三支香”。进了门，甭管是啥佛，碰到了就得上三炷香，哪个佛开眼了，就把愿给你应了。

他们正在烧香，就听见后殿一片喧哗，接着天突然黑了下来。

瞎子好热闹，跟着跑出去，发现天上突然掠过一大片黑云，那黑云很大，很快遮住了太阳，天空迅速变成了墨绿色，接着变成了黑蓝色。

有人就嚷嚷说，这是日食，天狗吞日，大凶之兆，大家赶紧叩拜吧！

雍和宫里外顿时跪倒了一片，大家都俯下身子，头都不敢抬，只觉得周围越来越黑，接着天就慢慢放亮了。

有人就喊，过去了，过去了，都起来吧！

瞎子站起来，左右找了找，找到了娟子、小和尚，却怎么也找不到小马。

他们本来没在意，还能丢了他？瞎子给小马打电话，开始还能打通，后来就关机了，瞎子这才觉得不大对劲，赶紧找到安保处，让广播找人，结果一直等到雍和宫关门，还没等到他。小马失踪了。

一个大活人在光天化日之下竟然失踪了，这让我实在无法接受。我甚至怀疑，是不是赵大瞎子图谋娟子的美色，故意把小马给关了起来，想等生米煮成熟饭后，再把这个大舅哥给放出来？

想想也不对，娟子才念高中，瞎子再急，也不会急成这样。

不过为了以防万一，我还是详细问了问娟子。

她的说法和瞎子一模一样，问也问不出啥，我才相信小马确实失踪了。

这事情真是邪门了，在雍和宫这种地方，怎么会有人失踪？

瞎子神神道道地说：“完了，完了，小七，咱们这是遇上鬼藏人了。”

“鬼藏人？”我有些不解，“那是啥东西？”

他盘起腿给我解释，说鬼藏人是老猎人圈里流传的一个禁忌，十分邪门。说的是猎人们在深夜打猎，经过老坟圈子、荒地破庙时，会突然消失一个人，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，却能听见那个人说话的声音，非常诡异。

按照老猎人的说法，这人就是被鬼藏了起来，所以在老猎人圈里有一句话，叫作“天黑莫上山，夜半鬼藏人”。

我忍不住骂了他一顿：“你个死瞎子，一个大活人都给你看跑了，还他娘的鬼藏人呢？！我看人藏人倒差不多！”

娟子明显没从她哥哥失踪的阴影中走出来，脸色苍白，用手指绞着头发丝，满脸的焦虑。

我安慰了她几句，看她心不在焉，看看天色也晚了，就没让他们回去，在铺子旁的酒店开了两间房让他们住下。

大晚上，突然有人哐哐敲门。敲门声把我惊醒了，我大声叫马三，想让他去开门，叫了几声，才想起来马三这几天跟姬小兔去东北收皮货了，只好自己不情愿地出去开门，心里恨恨地想，这是哪个不长眼的半夜敲门哭丧，老子又不是开棺材铺的！

披衣出门，外面狂风怒吼，我不禁打了一个冷战。天漆黑漆黑的，一点星光都看不见。那敲门声越来越急，让我也有些担心。

姥爷从前跟我讲过，这一点星光也没有的天，叫作五鬼惊魂夜，是传说中地狱饿鬼出来放风的时候，人最好别出门，容易撞邪！

我有些心虚，扯着嗓子叫了声：“谁？”

外面答应了一声，声音很低，也听不出来到底是谁。

我抄了根顶门棍，蹑手蹑脚地靠近门，猛然拉开门，却发现门口站着的人竟然是娟子。

她显得非常害怕，声音颤抖：“小七哥，我，我……”眼泪都要掉下来了。

我脑子里嗡一声响，想着完了，完了，娟子该不是被瞎子给欺负了吧？这可怎么办？不行，不行，我得赶紧劝劝娟子，再给她主持公道，让瞎子当面签字画押，写一份保证书，保证娟子一毕业就娶她。学费、彩礼啥的，都是瞎子出，要是钱不够，我就先借给他。

我正想着，娟子在那唯唯诺诺地说：“小七哥，我能不能进去说？”

我忙说：“啊？你进，你请进！”

娟子进屋后，坐在那里，两只手绞在一起不说话，这让我暗暗叫苦，想着今天这事情可难谈了。

我拼命找着话题，说：“其实你赵哥那人，哦哦，就是瞎子，他人挺好的，踏实，还有手艺！你别看他五大三粗，其实很会关心人，年纪也不大，还不到四十呢！”

“哦，这个……他年纪大了点，不过年纪大知道疼人啊！你看，上次猎场买了一批鹿，有一头小鹿不肯吃奶，他就把小鹿搂在怀里，硬是伺候了半个月……”

我唾沫飞溅，狠狠把瞎子吹了半天，后来吹得我自己都不好意思了，就试探着问娟子的意思，娟子淡淡地说：“赵哥人是挺好的！”

我大喜过望，只要她不记恨瞎子，这事情就好办，看来我这番口舌没有白费。

没想到，娟子猛然站了起来，说：“小七哥，我要跟你说一件事情，不知道你信不信……”

说完，她紧张地朝窗外看了看，像是怕外面有人偷听。

她的音调非常特别，那是一种拼命压抑的恐惧，声音已经带了点哭腔，在这种漆黑恐怖的夜里听起来格外瘆人。

我被她的情绪感染，也忍不住向外看了看。外面是墨一般的黑夜，大风越刮越烈，震得窗棂嗡嗡作响。两个人面对面坐着，说话都得大声才能听见，更别说有人偷听了。

我以为她是担心小马，就安慰她：“娟子，别怕，小马估计是自己跑哪儿玩去了，蹦跶几天就回来了。”

她却猛然抬起头，直勾勾地看着我：“小七哥，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妖怪吗？”

我有点儿发懵，这小丫头的话题转换也太快了吧，这哥哥失踪和妖怪，哪儿跟哪儿啊，这也根本不搭啊！

我说：“你是说《西游记》那种狐狸精、耗子精？”

她认真地点了点头：“《聊斋志异》里说，好多动物修炼后都能成妖怪，像狐狸、狼、蛇、刺猬，甚至还有蜜蜂和蝴蝶。”

我有些哭笑不得，这时候提这些干嘛，莫非她想来一个夜谈鬼事？

不过，这深更半夜的，还是这样的天气，我恐怕没有那么好的兴致。

我咳嗽一声，打断她：“娟子，我觉得啊，这些妖怪的事情啊，咱们以后可以慢慢讨论。你看，这大晚上的，咱们要不要先说说你哥哥的事。”

娟子却肯定地说：“小七哥，我说的这些，就是跟我哥有关系。”

我没办法，只好敷衍着：“行，行，那你说。”

她说：“我是真相信妖怪存在的。我也请教过一些老师傅，他们都说，这个世界上是存在妖怪的。佛祖说过，凡是有七窍者，皆可修行，所以好多动物都修成妖怪了。”

我有点怀疑，是不是瞎子给她灌输的这些乱七八糟的思想，什么妖不妖，怪不怪的，都是扯淡！

说到这里，她突兀地说了一句：“小七哥，其实……我当时看到是谁抓走的我哥……”

我一个激灵，忙问：“什么人？”

她说：“不是人……”

“啊？不是人？！那是什么东西？”我彻底搞明白了，难道还真像瞎子所说的，他被鬼给藏起来了？

这时候，天上突然扫过一道闪电，紧接着半空中丢下一阵炸雷，炸得窗棂嗡嗡作响，几乎在同时，一场倾盆大雨哗啦哗啦打了下来。

雨水顺着窗户横扫过来，我赶紧去关窗户。

娟子的大眼睛闪闪发光，她定定地看着我，一句话也不说。

气氛有些暧昧，我推说这雨一下，屋子太闷热，弯腰打算倒杯茶。这时候娟子突然说了一句话，把我镇住了。

她站起来，紧张地说：“小七哥，我哥哥不是被人抓走的，他是被一只鹰抓走的！”

我有些搞不明白：“鹰？什么鹰？”

她说，就是鹰，天上飞的鹰！钩子嘴，圆眼睛，长着羽毛，我当时在一旁看得很清楚，我哥就是被鹰给抓走的！

我有些崩溃，简直不知道要说什么好。

唉，好端端的一个姑娘，硬生生地被弄得神经出了问题，这可如何是好？

想了想，我给她倒了一杯茶，让她先别急，喝口茶。这个，小马兄弟失踪了，谁都着急，赶明儿个天一亮，我就去张贴寻人启事。这个，前门派出所那边，咱们也有关系，我二姑妈他三表哥的大弟弟的小姨子就负责雍和宫那个片区，她那边答应了肯定给咱们找！

娟子紧紧咬着嘴唇，看着我：“小七哥，你是不是不相信我？”

我连连摆手：“没有，没有，我怎么可能不相信你。”

她一下子站了起来：“我哥真是被一只鹰抓走了，我亲眼看见的。”

我赶紧说：“我相信，我相信，书上不是说嘛，草原上有一种巨雕，一个俯冲，就能把草原上的黄羊抓到天上，小马说不准也是这样被抓走了。你放心，瞎子他们家祖上就是驯鹰的，赶明儿个我就让他抄起家伙，把那巨鹰逮住，救出你哥哥来。”

她满脸忧伤地看着我：“小七哥，你还不相信我……”

我忙挥挥手：“哪里话，我不信你信谁？”

她坚持说：“小七哥，我知道你不信，但是我真的看见了。”

我沉吟了一下，开始想这件事情。

要是事情真的像娟子说的，小马被一只鹰抓走了，那为何没有人看到呢？哦哦，对，瞎子说当时突然发生了天狗吞日现象，就是日食，天猛然黑了，难怪看不到。

我把我的分析跟娟子说了，她却斩钉截铁地说：“那不是日食。”

我有些奇怪：“那天怎么黑了？”

她说：“小七哥，我看得清清楚楚，那不是日食，是鹰把太阳给挡住了。”

我吓了一跳，鹰能瞬间挡住太阳，把半边天都给遮住了？

她认真地说：“是鹰，好大一群鹰。一下子飞过来，翅膀连成一片，一下子把太阳给挡住了。”

我忍不住叫了起来：“这些老鹰能有多大，还能挡住太阳？”

她给我比画：“差不多有一间房子那么大，很多，它们飞在半空中，像是一大片云彩，一下子挡住了阳光。”

我动了动嘴唇，一时不知该说什么，只好给自己倒了杯茶，咕咚咕咚一口气喝完了。

娟子说的这些，完全符合逻辑，要是真有这么大的鹰，我觉得还真的能实现。在这么短的时间内，让一个大活人瞬间失踪。

可是，我是做皮货的，对这个世界上的珍禽猛兽都有些了解，这个世界上根本就不可能有那么大的鹰。

我还跟瞎子专门聊过这个话题，目前亚洲最大的鹰是菲律宾国鸟食猿雕，这玩意儿不光吃猿猴、野兔，还会飞到山村里抓食一些小狗、小猪。

可是这食猿雕属于濒临灭绝的猛禽，全世界一共也剩不下五百只，哪有那么多一起来抓小马呢？

此外，世界上现存最大的鹰是安第斯神鹫，当地安第斯人把它称为“安第斯文明之魂”，作为当地的图腾。

这鹰有多大呢？体长一米三左右，体重二十多斤，翼展有三米多长。据历史记载，最大的安第斯神鹫双翼展开，也就五米长，这么大的鹰是不可能带走小马的。

况且，这种安第斯神鹫远在南美洲，和咱们中国隔了大半个地球呢，你让它拼了命飞，飞一辈子，都不一定能飞过来。

可是呢，现在这些话我又不好对娟子讲，这事情只能慢慢去说，不然一下子说拧巴了，反而不好。

娟子说完这些，眼睛水汪汪地看着我，仿佛还有话要说。

我有点怕她继续说那些神神鬼鬼的事情，又觉得她有些可怜，想再安慰她几句，却又不知道说什么好。

那大雨来得快，停得也快。我决定送娟子回去。

我说：“娟子，走，哥送你回去！那个，你哥哥……暂时不在，你那边要是不方便，就搬我这边住，或者住酒店，都行。你那边有什么需要的，尽管跟我说，我

都给你置办！”

她咬着嘴唇看着我，最终还是摇了摇头。

一路上，我们谁也没有说话，到了酒店门口，娟子停了下来。

她说：“小七哥，我希望你能答应我一件事。”

“你说，你说！”我有些不敢看她。

“千万不要去西藏！”她一字一顿地说。

“啊，你说啥？！”我有些不解。

她却头也不回地跑走了。

“不要去西藏？”这又是怎么回事？

回到铺子，我琢磨着娟子最后说的那句话，怎么也搞不明白，一些不祥的预感袭上心头。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，直到天蒙蒙亮才睡去。

一觉醒来，已经是中午，我给瞎子打了个电话，瞎子说他已经带着娟子回去了。我觉得自己是杞人忧天了，说不准那是娟子自己想多了，随口说的一句闲话。

没想到，第二天一大早，瞎子打来电话，惊慌失措，说完了，完了，娟子也失踪了，她留下了一张字条，说是去找她哥哥了。

我心里咯噔一下，脸都顾不上洗，一路开车狂飙到猎场，质问瞎子到底怎么回事。

瞎子一脸惊慌，急得连裤子都穿反了，提着裤子跟我说，从酒店回去后，娟子就没说过话，自己低着头想心事。瞎子觉得她是担心小马，也没想太多，结果今早叫她吃饭，敲了半天门，也没人开，把门撞开后，却发现娟子留下了一张字条，说去找她哥哥了，让我们不用担心，感谢我们这些天对她的照顾。

我让瞎子先别急，别看娟子人小，其实做事情还是有分寸的，别太担心。

说是不急，其实我心里比谁都急，非常后悔自己没好好劝她，再联想起昨天晚上她跟我说的那些话，我更加担心，她不会是真的相信巨鹰抓走了她哥哥，要去找巨鹰吧？

可是，即便真是巨鹰抓走了她哥哥，她又能去哪里呢？

推开她的房间，就看见叠得整整齐齐的被褥、收拾得干干净净的书桌，桌子上放着一本《古汉语词典》、一本《诡秘档案》和两本《黄河古道》。嘿，她还是个喜欢看恐怖小说的姑娘呢。

我信手翻看《诡秘档案》，瞎子猛然推门进来，吓了我一跳，书一下子掉在了地上。

我骂了瞎子几句，让他以后别这么毛手毛脚的，不然没等找回帽子来，我倒先给他吓死了！

弯腰捡书，却发现地上有一片灰褐色的羽毛，羽毛很长，有巴掌那么大。我本来以为这是帽子夹在书里做书签的，捡起来看看，那羽毛明显是刚脱落的，羽毛上那层细密的绒毛还在。

我顺口问瞎子：“你们猎场啥时候进的鸵鸟呀？听说那东西爱踢人，是不是真的？”

瞎子说：“东家都失踪了，还进鸵鸟？进个鸟毛差不多！”

我说：“还真是鸟毛！你过来看看，这是啥毛？”

瞎子在那嗤笑：“爱啥毛啥毛，反正不会是鸵鸟毛！那东西啊，最好别养，秃头秃屁股，看着就膈应！要俺说啊，猎场应该弄一座鹰园，一准人气高！”

“鹰？”我突然觉得哪里有点儿不大对劲，叫住瞎子，“你赶紧给我看看，这会不会是鹰毛？”

瞎子撇撇嘴：“屁的鹰毛！你们家鹰有这么长的毛？！”他漫不经心地接过去，扫了一眼，一下子呆住了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这……这，是鹰翎子上的毛！不对啊，哪能有那么大的鹰？！”

我心里一紧，忙问他：“你确定这是鹰毛？”

他肯定地说：“你看这花斑、这纹路，绝对是鹰没跑！不过，也不对，这根羽毛有问题！”

“啥问题？”

“小七，这根毛不是鹰尾巴上的毛，而是鹰脖子上的毛。你想啊，啥鹰能有那么大的脖子，长这么长的翎毛呢？”

我寻思了一下，这根羽毛有巴掌那么大，要是只是脖子上的一小圈翎毛，那鹰脖子还不得像个人那么大？

这怎么可能呢？这瞎子是在开玩笑吧！

瞎子没有开玩笑，他严肃地问：“小七，你是在哪儿找到的，这东西要是还活着，能有一间屋子大，能把一个大活人给抓走啊！”

我被这句话一下子击倒了。

他后面的话，我一句都没有听进去。